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鄉黨圖考卷四

婺源江永撰

宮室

朱子儀禮釋宮按朱子晚年修禮書作此篇通考古人宮室之制今錄其全又加以註釋有未備者補之有當詳考者別考於後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文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祭義注云周人尚左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蓋直寢南北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

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相並排列之天子七廟則三昭居東三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原文云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疏又云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具說當考按賈疏之說定說也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不得有每門每曲矣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

侯則三天子則五^詳見後^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以朱墨縱横畫地為射者所履之物^^爾雅棟謂之桴注屋^^穩也^堂則物當楣^前梁也與門楣同名^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音技^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棟也又曰

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降殺則異耳明堂四面有堂則其制異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於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

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户以一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户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户牖故也釋宫曰無室曰榭即序也宣十年成周宣榭火

宣王講武習射之屋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賈氏云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說未必然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注疏無說鄉飲酒義蓋出自東房注疏亦無說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注疏亦無說亦有

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按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降殺堂後為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如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戸牖之間賔席不得當東西之中偏於西北一隅非所以尊賔大夫賔尸尸席不當堂之中亦非所以尊尸皆因鄉飲酒義言設尊賔主共之及拘於四面之坐以辭害意故先儒有此說

耳朱子雖依舊說序次歷引諸經之言右房左房東房者云當攷則固疑舊說有未安矣鄉飲酒義說見後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郭注室中隱奥之處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處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是也

東南隅謂之窔烏弔反

郭氏曰禮曰掃室聚窔窔亦隱闇賈疏既夕禮云朔月童子執帚掃室

聚諸突

東北隅謂之宧音夷

郭氏曰宧見禮按禮無宧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又按西北隅亦謂之扉見特牲饋食禮及喪大記鄭云扉隱也

按室中謂之中霤爾雅缺此一句當補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正義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又見下條

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

說文曰户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室之上不開窻猶有中霤之名牖一名鄉音向其扇在内案士虞禮祝闔牖户如食間啓户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

按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為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

鄭不破牖為墉則北墉亦有牖亦謂之向豳風

塞向墐户毛傳云向北出牖也

户牖之間謂之依音倚

郭氏曰䆫東户西也覲禮斧扆狀如屏風畫為斧文亦以其

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尊

者及賔客位於此又曰客位冠禮醮於客位

户東曰房户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户

專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户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户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户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户牖間在西而房户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宫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户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

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户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户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户正中比一房之室户為西當攷

按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於庠亦如其制設尊於房户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為近東即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為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為東

西偰在尊東為東北賔在户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為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為西北也其實賔席宜在中南鄉衆賔席以次繼而西偰者鄉之鄉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説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臆説禮本不足為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説宫室之制紊矣斯干詩言西南其户此文與南東其畝相

類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寧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為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

其户豈天子作寢必與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户乎朱子云當攷正謂有可疑也今攷之如此則可無疑於斯干詩而大夫士之宫室有定論前所引右房左房東房房者皆無疑矣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户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堂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葢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房外有東序此房南壁惟據序內之壁近東偏而開戶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

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堂有階也

按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鉞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為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按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

西階雜記曰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
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是東階即側階言邊
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為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
階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唯堂上
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
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

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閒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按釋宮曰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此删去

宋盧謂之梁句而以梁為楣恐誤前楣之梁横梁也宋盧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立令人謂之進深梁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棟乃得髙起若前楣之梁不得有侏儒柱

堂東西之中曰两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食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内两楹間言楹内外矣又言两楹間知凡言两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間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則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

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卽言楹東楹西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淅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内外序之前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儀禮與顧命皆曰東夾西夾夾室之名見釁廟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

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亦當為右房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與

按夾室又謂之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達夾室也又按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

相通也顧命傳釋西房東房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如此則夾室與房無別唐孔氏云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說誤甚謂之夾者以其在序外也近内為室近外為堂謂之夾室對東堂西堂而言非謂夾太室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註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

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經於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當是廟之後寢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

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按東西階之上為東垂西垂見顧命又疑東西階者人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西階南北两面三階是亦所以為降殺奔喪篇之東階據尊者言之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禮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西序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堂者中高而四面皆下者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按堂之四隅即為坫非別有土為之也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為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

廉也

按顧命四人夾兩階戺（音俟）傳云堂廉曰戺是廉一名戺或是兩階之廉一名戺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

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一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喪禮攢置於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案諸經云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士昏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鄉飲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則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疏云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陰陽進退可知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醢

臨南列米在臨臨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庭之兩旁無屋於是行禮有雨沾服失容而廢者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

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堂塗正直階當云階內廉在堂塗之內

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

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詩曰不入我陳又釋宫曰廟中路謂之唐

詩曰中唐有甓甓令之瓴也

中間屋為門門之中有闑門根闑別有考見後

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宫曰檝即杙也在地者謂之

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

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闑用短方木為之門扉闔則闑上亦掩密

門閑闑常設亦可去士喪禮重出自道道者門中設闑之處也

門限謂之閾閾有考見後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昬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

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宫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宫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

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

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

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竝行注曰大夫揖入

者省內事也既省俟於宁也凡至門內霤為三揖之

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俟於霤南門內兩塾

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

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宁別

有考見後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

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其鄉外則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

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寀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

屏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宫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之外別有考辨見後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於寢門外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

也必以樞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饗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内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

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惟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宫者别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隅别各有門户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宫也

自門之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垼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

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闑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宫曰宫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

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冠者降西階適東壁見母則廟之闈門在東壁隅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說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按經無殿屋之名但云四阿而已秦漢以後始稱殿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

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霤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

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内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為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又一名屋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

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檀弓池視重霤謂喪車以布為池視其生時之重霤重霤者以木為承霤行水天子四面有承霤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兩面士唯南一面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宫室之制則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南

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作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宫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葢未必然鄭氏之說失之明

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序之内也

高窮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堂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按古人宫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内揖讓升降之儀宗廟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執圭享覲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入門後過位在治朝三

朝門位諸制别考於後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䟽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内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

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内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

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疏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内朝也

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當作庫門之外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懐也懐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於叢棘玄謂明堂位

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皐門應門矣（諸侯皆無皐門應門說見後）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曰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内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門内者或謂之燕朝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按先鄭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皆破先鄭之說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内此為定說當以朝

士注爲正然以漢之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擬古之外朝恐未當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三詢之事見於經傳者盤庚出矢

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不常有君位也閔二年魯季友將生卜人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此大約言周社亳社中間有朝廷耳其實治朝仍在中門之内若外朝

則在大門之外矣賈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與後鄭説不合非是又天子外朝有疑獄王欲會其朝兩免之亦視外朝

治朝考

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

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宫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隷僕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

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音廵既復位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鄭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

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云王揖之皆逡遁者約鄉黨而知踧踖如是也不言三公者舉輕以明重亦特揖可知也云其禮則同者天子諸侯唯服別其禮則同也○又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服王舉動所當衣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却位立也○考工記匠人外

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寢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故鄭據漢法言之謂正朝之左右為廬舍者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當言入庫門雉門辨見後小寢燕寢也○禮器有以少為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

士旅之疏君日出視諸臣之朝若大夫人人揖之士不問多少衆共一揖之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司士云者是也

按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中徧揖羣臣揖若推手稍前非若今人之揖也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則朝禮畢於是若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朝有九室諸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也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内朝大

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治朝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内朝羣臣當入故鄉黨有過位之事

燕朝考

夏官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燕在寢也但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謂宗人冠昏嘉禮之等皆曰嘉事○又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太僕疏掌治朝燕朝此不視朝謂不視治朝與燕朝也○文王世子公族其朝於

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位正朝儀之位也疏臣有貴者以齒皆同姓之臣若公侯在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又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會○又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疏是欲與族姓相連結以為體也○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

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

按路寢門内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為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

是也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内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鄉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内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賔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

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遇耳非謂燕朝專為宗族視也孔子為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為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又天子及諸侯路寢南面聽

政燕在阼階西面見檀弓疏

門考

考工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

朝門也二徹之内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路門近路寢
故特小為之應門内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
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為應門○大雅迺立臯門臯
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
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箋諸侯之宫外門曰
臯門朝門曰應門内有路門天子之宫加以庫雉疏太
王實為諸侯其門不得同於天子但殷代尚質未必曲
有等級文王因此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毛以

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

按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之門明矣

此為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臯應者皆非

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疏其餘諸侯有臯門應門及路門

按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臯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

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鄭氏因太王是諸侯始立臯門應門意謂此為諸侯之制不知後遂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矣天子臯門在王城之內雖有門未必與王宮相連葢臯

門内皆官府無民居諸侯則無此制矣魯之庫
門制度侈大或有之其實是公宫之門非若王
之郭門也
禮器有以高為貴者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言有稱
也疏兩邉築闍為基基上起臺曰臺門諸侯有保禦之
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郊特牲臺門大夫之
僭禮也疏兩邉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二疏稍異後疏為勝
左傳定三年邾子在門臺
臨廷此諸侯之臺門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

辰雉門及兩觀音灌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

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唯言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為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意卜

按兩觀與臺門當異制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䟽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設兩觀為

僭或當如公羊說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皆天子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按疏以為禮說又不足為據○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疏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

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何休言天子兩觀外闕則諸侯不得有闕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哀三年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云感而歎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為歎也○左傳哀公三年桓僖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注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疏

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諸侯路門亦名虎門昭十年齊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疏云師氏以虎門為路寢門此亦當然

棖闑閾考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注由闑右臣統於君闑門橛閾門限也疏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

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闑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有謂入以東為右出以西為右者未見此注

疏耳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

者亦然疏入門謂大門也介謂上介稍近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也○又賔入不中門不履閾注辟尊者所從也疏不中門稍東近闑也○又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注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疏自闑西用賔禮也自闑東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主君辭之仍出門入闑西

按以賔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

右者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闑也儀禮賈疏謂門有兩闑其說非是今不錄

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疏棖闑之間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也○又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注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

宁考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李巡

云正門内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也○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又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

按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

著即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内兩塾間為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内事既省俟於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門為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在雉門内路門之外屏之内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葢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

內得之若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甚誤按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若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竊疑覲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

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内亦無屏聘禮賔入廟門
内霤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
故郊特牲以臺門旅樹連言之不可以廟門例
路門謂路門之内有屏也釋宫門屏之間謂之
宁唯為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内之
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總之人
君宁立之位不論外屏内屏皆在路門外鄉黨
過位在此邢氏既知宁在路門之外屏樹之内

矣又用曲禮孔疏釋屏謂之樹則屏又在路門內何前後自牴牾乎

堂階考

禮器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宫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下至地疏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

按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凡尺寸皆以此計之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當五尺之堂五等之階也三朝唯路寢有堂檜風狐裘在堂孔疏云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

此為確據君在堂上當南面臣有言或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法非正朝之法也

魯宗廟考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注言廟如天子之制也疏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是知魯之太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又山

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音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户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疏此論魯之太廟之飾○又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疏此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公羊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左穀梁作大室）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

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一天下之心於周室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殷牲魯公用騂剛周牲羣公不毛不純色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新穀魯公燾故上冒以新羣公廩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春秋大室屋壞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按世室大室三傳不同吳氏澄云世太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大穀梁謂太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大廟

之室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太室非太廟之室也此說是當從公穀爲魯公之廟魯祖周公廟宗伯禽魯公廟不毁似非過制吳氏謂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未必然

公羊春秋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疏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記人見武公之廟已立故言此非實然○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傳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注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毁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疏桓之於哀八世祖僖六世祖親盡廟不毁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

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息緩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苦管反嶡音厥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鬱鬯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

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亦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靺師掌教靺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尊周公不可用巳代之壯故用白牡犧象玉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

○又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音輝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注副首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管象疑是以管奏象非舞象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大射禮管新宮自有管奏之樂朱干亦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記言舞大武不言舞象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魯頌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

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皇祖謂伯禽集傳謂羣公今按皇祖即謂周公。又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箋楅衡其牛角恐其觸觝人也大房玉飾俎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言郊禘皆僭禮

按魯有郊禘重祭記禮者以為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閟宮當及之頌第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絕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公之

時為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陵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王遣使諭止猶有請隧弗許慎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其無王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即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因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其始於僖公乎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公母成風也見僖公八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

禘者非僖公而何僭禮之始必有其年月然而
春秋不書始禘始郊者此僭上無王之事非若
初稅畝作丘甲者比是以因致夫人始書禘因
四卜不從免牲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
其享祀受福以為虛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
有不可掩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
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為吉禘故晉人辭於
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

之大禘始為僭用白牡牲僭也君衮冕夫人副
褘服僭也用八佾舞大武大夏納夷蠻之樂樂
舞僭也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
者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為
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是禘周公
非禘文王趙伯循因大傳禘所自出之文謂魯禘
出以其祖配之謂魯周公之廟其言無所據依魯固

王矣宋徽宗搜求三代之器有文王方鼎見宣
和博古圖其欵識云㓂公作文王尊彝㓂公即
魯公也尊彝者宗廟典常之器嗚亦可為尊彝
此魯公祭周廟之一證然則魯立周廟祭文王
猶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或出於特賜今又於周
公廟追配文王豈迎文王之主就食周公之廟
乎周公用白牡文王當用何牲乎故趙氏之言
未必可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即魯

頌之辭春秋之書以證呂氏春秋之說知記禮者之言非實而成王與魯公不任受過也當時以禘為時祭通稱故王制與礿嘗烝並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於襄公唯禘於大廟用盛樂為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殆為魯言之乎若夫季夏六月禘周公而僖八年之禘為秋七月此得失之小者

不足論雜記謂七月而禘孟獻子為之是時獻子未執政范甯已辯之矣近儒謂禘即祫兼及羣廟主別無大祫之祭據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似追享是禘朝享是祫若魯之禘嘗時是大祫蓋周公廟中既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騂剛魯公牲羣公當共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以大禘禮行之於秋

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時書禘于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即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或兼及已毀廟之主也魯有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

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朝制補遺

此卷既畢再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

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内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内朝成六年晉人謀去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
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
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内朝議政事之
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内朝議政事時位
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
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
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
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

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
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
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
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
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
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
在踧踖與與故畧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
路門内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

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令人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又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

以過位為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為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之以解惑

鄉黨圖考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鄉黨圖考卷五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總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鄉黨圖考卷五

婺源江永撰

衣服上

始制衣服考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䟽云治麻絲為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

以象乾坤亦象玄黃之色○世本胡曹作衣黄帝臣

冕考

世本黄帝作冕注冕冠之有旒者也○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通典云示不邪視也黈纊塞耳黈黄色纊綿也塞耳懸於兩傍所以揜聽通典云示不聽讒也東方朔云蔽明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左傳袞冕黻珽疏云論語麻冕禮也盖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

俯之形故因名焉盖以在上位者失于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傳又云衡紞紘綖䟽云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玉藻弁師俱作延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註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綖也○論語麻冕禮也孔注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䟽鄭註喪服布八十縷為升

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

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亦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為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于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

九纓已是細密難成矣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䟽延即是上元者紐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冠卷為武以笄入紐及孔貫纚與髮使其得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

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綵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后謂之邃延又云弁師所掌冕以旒為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為質故此不數之爵弁前后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為號也○又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繅雜文之名也繅古字藻今字合五采絲為之繩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盖

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于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䟽言五采繅十有二者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為藻繩十二道為十二旒也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黄白黒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于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

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云紘一條屬兩端于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于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于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兩頭皆有垂餘彼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于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

二玉也

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后豈叔孫通失之與抑所引者非禮

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
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爲邦何
為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又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
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諸侯
三采損玄黄不敢用天地之色也冕延上玄下朱亦是法天地者朱色近黄也冕尊卑皆用玄冕朱裏禮有損
之而益亦所謂絀而等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
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

用玉百六十二瑱塞耳者黄帝用黈纊後王又易之以玉疏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鄭知侯當為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也○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繅斿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

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疏云孤卿大夫文承諸侯之下故鄭以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云各以其等為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為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為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孔子為司冦是一命大夫

至其去魯不脫冕而行此冕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魯人之歌言衮衣章甫爰得我所若借尊者之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衮之衣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冕版長前後距武深邃非以前後旒垂為邃後無旒前已辯明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疏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古尺尺二

寸(當今尺七寸五分)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行相克之次)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緑至漢明帝時用曹襃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玄表朱裏者纁是朱之小別(赤黃之間)周禮鍾氏三入為纁鄭注士冠禮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禮器禮有以文為

貴者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朱緑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䟽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按記者雜記異代之冕制天子用朱緑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别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

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

左傳衡紞紘綖注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疏王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衡即笄也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鄭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

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縣其餘也士冠禮言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

冕服考

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孔疏云

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

耳蔡氏書傳云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變為黹紩也紩以為繡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繪繡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又按主制孔疏云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周禮有六彝知必為虎蜼者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六尊之次火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彝時已稱宗彝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知虎蜼有毛之物也鄭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天子以飾祭服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

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王制疏云臯陶謨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諸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註云未聞○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
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為絺或作黹王者相變至周而
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
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
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
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
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

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布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䟽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衣是陽畫亦輕浮故衣繢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虎彝蜼彝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為宗彝其實是虎蜼也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

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爾雅註蜼似獮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裳主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刺也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

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王制疏云宗彝之下有藻火二章火光明貴於藻故知登火不登藻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此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知凡冕服皆元衣

纁裳者見易言黄帝堯舜垂衣裳葢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黄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黄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按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為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為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

文伊於胡底乎鄭説俱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又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疏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

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此上公衮以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出視朝鄭云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自祭於已也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

魯雖得與天子同唯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若餘廟亦元冕或可依公羊傳魯公與羣公别牲而用騂剛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疏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

知端當爲冕○又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注祭祭先君也祭外神亦玄冕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疏唯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王制疏云公之衮冕數與王同其旒數則異故鄭註覲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

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有孤之國其孤絺冕卿大夫元冕士爵弁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以鄭註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也○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耳○

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注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黻兩巳相戾疏周衮冕九章傳唯言四章畧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疏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

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為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為裨云上公衮無升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諸侯建旂註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

冕服之韍考

蕙考 篛緺

左傳袞冕黻珽注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䟽黻韠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服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氏易緯乾鑿度註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説黻韠之元由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

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韠皆是裳色其韍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説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

按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此衮冕黻珽

當作黻乃與下黼黻之黻同轉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旣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邢說誤今集註亦承其誤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

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疏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則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詩朱芾斯皇鄭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疏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文則皆謂之朱○又赤芾在股箋見前○玉藻一命緼韍幽衡

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此玄冕爵弁服之韠

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亦言蔽也緼赤黄之間色所謂

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疏

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

韎韐也諸侯黄朱色淺亦名赤韍則大夫赤韍色又淺

耳○左傳衮冕黻珽注珽玉笏也疏天子之笏以玉為

之管子云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釋名

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

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

按笏者古人以為服飾常插之於帶間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垂紳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皆誤也今作文當言垂紳搢笏不得用垂紳正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

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又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荼讀為舒遲之荼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荼○又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按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唯朝

曰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即珽平時皆搢不必於典瑞見之矣考工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圭殺又别為椎頭若珽則無終葵首之制且玉藻下文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笏插於帶以上為前下為後詘者曲也非圜殺之謂珽通身皆直荼則上曲而下直大夫之笏曲其中央則上與下皆有彎環之形後世之笏作曲形正前詘後詘

之謂也鄭誤以大圭為珽并詘字之義亦失之管子言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此玉笏為大圭又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音班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也疏謂以魚須文飾其竹前言將適公所史進象笏則大夫亦用象熊氏云謂有地大夫○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笏中廣而上下殺尊卑皆同但所用

物異耳鄭誤以大圭杼上終葵首為天子之珽注文不錄○詩赤芾金舄複下曰舄此冕服之舄也金者黃朱色履制詳見天官屨人

四代祭服之冠考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周禮皇卽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弁名出

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言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疏弁者古冠之大號非直言爵弁亦兼六冕於其中

弁服考 爵弁為冕之次亦兼考之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

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 三十升之說非是疏謂取冠倍之義以喪

冠為證前已辨之　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䟽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

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是三入赤再入黑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為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為紺若以纁入赤則為朱也朝服皮弁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為之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茹藘茅蒐一名蒨

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草為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為韐因名韍為韎韐也○又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纁邊組側赤也○詩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䟽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又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作記之人以已旣爵弁親迎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已廟記者緣士類欲許之其理不可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

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按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經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為首也公襲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為諸侯始受命之服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郊特牲注所不易於先代○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䟽謂於弁内頂上以象骨為邸○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玉璂如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

三再命之大夫瑧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𬺓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詩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𬺓其韋弁飾與皮弁同○又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騏當作璂以玉為之𬺓顧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韎是蒨染謂赤色也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鄭此注裳亦用韎韋至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舄為正也伍伯謂宿衛者之行長○又眡朝則皮弁服

注視朝視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又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皮弁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天子之士從王視朝亦服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

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績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鄉黨説孔子之服云素衣霓裘鄭云視素之服視朔時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為大古以三皇為上古也云以素為裳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亦云白素絹即此文之等是也此素雖是白繒而衣仍用布素衣霓裘之素衣恐只是白布衣若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之嫌畫繢

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罷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奠以素罷之等是也知皮弁之服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

冠考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大古唐虞以

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郊特牲注云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云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疏緇布冠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著緌尊者飾也冠而敝之據士以上冠訖不復用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

是庶人常用之矣詩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太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為喪冠

按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言後世之玄冠用繒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未明言玄冠用繒則可敝之義不明當補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緬亦由固頍為

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疏云著頍圍髮際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隅為四綴亦無正文既武以下别有頍項明于首四隅為綴上綴於武然後頍項得安穏也項中有縕亦無正文頍之兩頭皆為縕别以繩穿縕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也人髮之長者不過六尺纚六尺足以韜髮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為紒

矣紒結髮也

按頍者弁之貌不可以此釋缺項缺當讀如字敎繼公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圍髮際而綴於武非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當人之項則缺也此說是後旣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敎氏謂結之以固冠則非敎氏又謂大古始為冠之時其制如此此說亦是著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

而纓屬於武矣是以內則不言缺項又疑注隅為四綴之說未必然固冠自有纓不藉缺項而固則冠武與缺項不必連綴是以玄冠無缺項亦固也纚即內則之縱古人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繞為髻乃著冠冠無笄而安髻有笄

又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音牟堆夏后氏之道也注或謂委貌為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毋發聲也追猶堆

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三代皆言道是諸侯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

按雜記言委武玄縞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耒必有取於殷冠孔子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

興魯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當時章甫
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
章甫也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
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疏殷以上質言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少故一一前
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
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辟積而橫縫若喪冠質猶

疏辟積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畧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為武今用布為武耳古吉冠以黑繒為梁亦以黑繒為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

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繒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内及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已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般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為横縫辟積無

數冠形穹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章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縮縫橫縫之解後儒既不知古冠用繒則緇布冠何以既冠而可敝又謂一幅之材順經而辟積則少順緯而辟積則多又謂一幅布為冠項窄於武故於其上為辟積使上狹下寬皆由不識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冡之也其失亦有所由來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

寸已非古制矣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見史記本紀於是冠梁始闊至漢又增為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于是古制盡失猶頼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注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

曰委齊人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疏玄縞二冠既先有别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後緌也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别安卷灼然有緌也

按委委貌也武冠卷也委貌之制以冠委於武故云委武非謂武有二名也委貌即玄冠下又云玄者委武之制有玄有縞故以委武總於上下分玄縞二冠也緌所以為飾大白緇布之冠

皆用布故有纓無緌玄冠用黑繒縞冠用生絹故垂緌為飾非謂别安冠卷之故也鄭注本明疏不善㗖反徒求之别安冠卷則大白緇布冠何嘗不别安冠卷乎後人不識玄冠與緇布冠之别由疏失之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注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又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

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綖疏諸侯唯繢緌為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〇又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綦雜色也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〇又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注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䟽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云子姓玄吉縞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按注言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不相連至著冠時始合之對下文居冠屬武耳䟽以冠卷異色解之誤矣冠卷異色唯此縞冠玄武與玄冠縞武二冠耳非凡二冠則玄冠玄武縞冠縞武不

異色也注冠卷殊之說亦非是說見下

又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又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注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又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注所放不帥教者○又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别臨著乃合之

有儀飾故也

按冠必與武先縫合乃可著且行禮者必先衣冠不於行禮時始著冠何必以臨時著冠於武為多威儀耶又吉冠内畢如冠不屬武則内畢之冠未易連合倘連合不固行禮而冠脫大失威儀古人當不如是迂拙也詳此經之意居冠屬武對下有事然後緌而言謂燕居之冠但以纓結於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用垂緌

屬武是結纓而武連於首非謂冠梁屬於武也
又大帛不緌注帛當為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
去飾疏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
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又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按王者之後未見用紫之事蓋當時尚紫之漸
耳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蹏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左傳衛獻公不釋皮冠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蹏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燕飲羣臣之服亦即田獵之冠弁服為諸侯朝服彼註云玄衣則

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端章甫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又又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如朝時朝服○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

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疏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為之也積者辟積也與皮弁服素積同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玉藻聽朔視朝彼皆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為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玉藻非列采不

入公門注列采正服○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疏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縞生絹也○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與諸侯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服而後服朝服也

兼考玄端服

士冠禮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暮夕

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黄易曰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士皆爵韋為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疏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此服是向暮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矣左傳云百家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云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

君非常朝夕之事也夕見君當是路寢之朝朝服亦得名端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三等士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

按鄭言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非也朝服玄端及深衣皆用玄冠雖不為緇布冠陳亦不可以玄冠名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

素端注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彼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元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廣袤等袤則長也布幅二尺二寸每幅兩邊各去一寸為縫其實得二尺也其袪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雜記云凡弁經其衰侈袂

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注服玄端燕居○又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黄裳雜裳也疏大夫玄端以素為裳故素韠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服又以為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

帷裳考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之縫半下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

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

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邉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舉深衣裳有殺矣仍曲徇王說又舉喪服之裳曰削幅者為殺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内削幅者謂布幅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内縫之不若衰衣向外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為斜裁彼削為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集註不用舊說須参合深衣考之

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元冠服為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為朝服祭服者衮冕與爵弁為祭服不云元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謂裳兩旁之衽）不須辟積其餘要間以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喪服之裳幅三袧注云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疏云袧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着自然中央空矣幅别皆然也）前為陽後為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

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按帷裳之制經無考因喪服注可見皆用七幅前三後四與衰裳同辟積無數與衰裳異

玄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䟽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徒冬反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名色元彤纁也䟽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

故特取為文詩言王賜諸侯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蟻裳以色元如蟻故以蟻言之禮祭服皆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

鄉黨圖考卷五